



這湖叫希思湖，像紐英格蘭千萬個湖一樣，躺在長島海濱的叢林里，樸素得像一個穿着粗布的村姑。只有在陽光下，湖水沉靜地涌動着，你才能感覺到她潛在的氣質，高貴如同皇族。我幾乎天天面對她，只要從電腦上抬望眼，就可以透過面前的七扇窗戶，望見長長的希思湖，就像望見一整幅山水寬影幕一樣。湖水是清淡的褐色，只有太陽出來了，湖水才顯出華麗的淡藍；如果是逢春入秋，叢林透綠，湖水便浸染成一灣碧玉。打開後門，走到木台上看湖，湖水清澈見底，大小魚兒臥在水底，一動不動，或許是懶得動，或許在伺機等待可以入口的生物。水草在湖底飄逸，像呢喃着萬般柔情。這裡已經跨過新年了，卻遇到百年不見的暖冬，至今都不見下一場轟轟烈烈的白雪。但樹葉照舊飄零，時常可以聽到枯枝斷裂聲。唯有塔松還流露着枯綠，守着自己的堅貞。幾只松鼠在粗大的樹幹上爬上爬下，那副歡快的模樣，就像在撥動着塔松的心弦。但真正讓希思湖生動起來，是湖上那些生靈。大約有幾百只野鴨，常駐在希思湖上，鴨群在湖中游來游往，或者在湖面上飛來飛去，或者在岸邊尋食嬉戲，大都成群結隊，極少分散活動。一旦遇到驚擾，幾百只野鴨貼着湖面，撲楞楞奮力拍打翅膀，騰飛而去。這時候，只有兩只白天鵝依然從容地留在湖面，實際上這兩只白天鵝才是希思湖的主人。

本來可以叫它木橋，它具有木橋的形態，但是它沒能到達彼岸，在湖里伸出一段便成了斷橋，因此只能稱它為木台，名字顯得平庸了些，但還算準確。木台下的木樁栓了一只小船，可以隨時登船劃向湖里。我想前房東在屋後的湖邊建一個木台，最大的作用可能是釣魚，或者搬一張躺椅在木台上曬太陽。我四圍望去，環湖的20多戶人家，幾乎每家屋後都建有這樣一個木台。我對釣魚興趣不大，但我喜歡走到木台的盡頭，向左右兩個方向望着長長的希思湖，這時候，湖水漣漪，讓人有一種在行船上的感覺。我更多的是透過窗戶，遠遠望着木台，木台就像是我心靈的渡口，從這里，我可以飄灑我腦海無窮無盡的思緒，通過這個心靈的渡口，放飛到綠水藍空里，放飛到我期望到達的夢境中。

這是一個晴朗的早上，太陽把最純潔的那一束柔光照射到希思湖上，陽光喚醒了在湖邊的生靈。我正望着木台放飛我的思緒，就看見兩只白天鵝從木台下緩緩游出來，身後劃出兩道銀波，慢慢推開如鏡的湖面。我很驚訝，原來夜晚白天鵝就睡在木台下啊。看着她們白天在湖里遊玩，卻也不知道她們是如何度夜。我乘着白天鵝遠去，打開後門，走到木台下，在木台角落里竟有一個如盆的草窩，高貴的白天鵝竟然棲息在這麼簡陋的草窩里？

兩只白天鵝慢悠悠游來，游到木台附近，就靜靜徘徊在那里。我痴痴望着她們，心里感嘆白天鵝的美麗——天鵝無疑是天下最美的動物。天鵝的體形與色澤，是先天之美，而最美之處，在天鵝的優雅。天鵝一舉一動無不優雅到極致，而且是時時刻刻展現着優雅，這種優雅又顯出高貴和神聖，是那種至高無上的高貴和不可侵犯的神聖，這讓任何動物包括作為人



冰凌散文：希思湖



類的我，在天鵝面前，都感到卑微和粗俗。這時，有一種力量讓我不由自主站起來，到食品櫃取出一個麵包，打開後門，來到木台上。我撕開麵包，一塊一塊扔到白天鵝的面前。她們鎮定地望着我，仍一動不動。倒是幾只野鴨撲啦啦飛跑過來，搶食水面上的麵包。

夜里就聽到屋頂有悉悉索索的聲音，早晨起來一看，是下雪了。希思湖已經被潔白的雪被所蓋，湖邊的樹叢撐着晶瑩的雪條，這應該是去年年末要下的雪，積累至今才姍姍而來。突然，我心里一激靈，白天鵝在哪里？我四下尋找，不見白天鵝踪影，也不見鴨群。我打開後門，小心翼翼踩着雪毯，走到木台旁，俯身朝木台底下的草窩望去，草窩空空蕩蕩。我心里慢慢勾起了牽挂，白天鵝到哪里去了呢？

這場雪下得如此節儉，太陽昇到中天，地面的稀雪已經開始融化，連雪天里最興師動眾的鏟雪車都沒有出動。但是湖面依然蓋着雪被，有些地方露出了冰床。到了第二天早晨，整個湖面都結成冰床，可以看見一些樹葉被風吹得在冰面上旋轉着滑行。我又四處尋找白天鵝，仍然不見踪影，我的牽挂已經變成了擔憂，她們到底飛往何處？後來我冷靜下來一想，其實我的擔憂是多餘的，白天鵝要飛往的去處，一定是比希思湖暖和的地方，所以大可不必為白天鵝擔憂。現在心里倒是生出一種期待，白天鵝何時歸來？希思湖究竟還是她們的歸宿嗎？這天傍晚，我在儲藏間看到一個寵物圈，就把它抱到木台下，推到白天鵝住的草窩邊上，我想寵物圈厚厚的絨布棉，就像軟床一樣，會給她們帶來溫暖。隔了兩天，是上午，我正在寫作，眼前就見兩道白色弧線滑翔而降，從未見過如此這般華麗的弧線，讓整個希思湖充滿驚艷。兩只白天鵝收起翅膀，在冰床上挺立着，具有一種王者歸來的英豪。我衝出後門，走到木台上，遠遠望着她們，手臂似乎下意识揮了起來。

希思湖是一個鬧中取靜的湖灣，離長島海峽僅一箭之遙，開五分鐘的車就來到風景綺麗的西海文的海濱公園。希思湖的西面有幾個小坡，翻過一個小坡，從華盛頓到波士頓的高鐵橫貫南北，經常可見巨龍似的高速火車呼嘯而過。再過一個坡，就是美國的大動脈通達美國南北全境95號高速公路。往波士頓兩個半小時的車程，到紐約一個小時四十分鐘車程，每天還有幾十班級火車開往紐約曼哈頓。從紐約肯尼迪機場往東飛十四個小時，就到了中國；往西

飛七個小時，就到了德法意大利。從這里到世界的哪里都方便，你可以拎包就走，你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，你可以見你想見的人。

我曾經在小說里寫過這樣一段話：根對人來說是很重要的，有了根就有了底，知道自己從哪里來，知道自己現在在什麼方位。人如果沒有底，不知道自己從哪里來，不知道自己現在處在什麼方位，那麼他的精神就會迷失。所以沒有根的人要苦苦地尋根，尋到根的人精神就找到軟床，可以穩穩當當地躺下。今天再讀，我逼問自己，我的根到底尋到了嗎？應該說，我是尋到了根，因為我知道我從哪里來，我也知道我現在所處的方位。但是，我為什麼無法穩穩當當地躺下？在我的精神家園里，什麼才是我精神的終點？

白天鵝從遠處的湖面慢慢游過來，優雅而從容，儀態高貴得讓人肅然起敬。但是游到岸邊，兩只白天鵝有點磨磨唧唧了，爬上了岸，在湖邊梳理着羽毛，還不時望望陽光房的窗戶。大概是玻璃窗反光，不能看見陽光房里面。白天鵝居然慢悠悠向窗戶前移動，貼着窗戶向里面張望。我裝着沒有看見，繼續敲打着鍵盤。白天鵝竟然用鵝嘴敲打着玻璃窗。我感到驚奇，走到窗戶前。就見白天鵝對我扇起翅膀。

太陽剛剛升起，靜謐的希思湖抹上了一層銀光，湖面如鏡。兩只白天鵝慢慢游出來，依然從容，依然優雅，看不出有絲毫遠行的模樣。她們游到木台前，面對着我，舒展起翅膀，我也揮起手致意。白天鵝慢慢游到湖的中央。霎時，我眼前出現了驚心動魄的一幕，那是一幕何等輝煌的景象——兩只白天鵝像勇士一樣，奮力拍打着翅膀，帶着一連串的水珠，離湖騰空而起，飛向悠遠的藍空。我目送着她們漸漸飛遠，期盼她們不久再歸。

作者簡介

冰凌，本名姜衛民，旅美幽默小說家。祖籍江蘇海門。1956年生於上海，1965年隨家遷往福州。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畢業。曾任《法制瞭望》雜誌編輯部主任。1994年旅居美國。現任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會長、紐約商務傳媒集團董事長、紐約商務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、國際作家書局總編輯、《紐約商務》雜誌社社長、《文化中華》雜誌社社長、《國際美術》雜誌社社長、海外華文媒體協會榮譽主席、杭州冰凌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、福州大學客座教授、浙江工商大學杭州商學院人文學院名譽院長、兼職教授、福建中醫藥大學客座教授、河北美術學院終身教授、浙江中華文化學院客座教授、陽光學院客座教授等。1972年開始小說創作，主要從事幽默小說創作與研究，出版《冰凌幽默小說選》《冰凌自選集》《冰凌幽默藝術論》《冰凌文集》等著作。

社長：冰凌
總編輯：欣聞
副總編輯：白玥 程挺松
本期責編：白玥 程挺松

